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杰羅姆·桑斯 Je'rôme Sans 訪談徐渠

出處：杰羅姆·桑斯, 2017

Q：你是如何開始「迷宮」系列？

徐渠：我在 2007 年開始的。那時候，我在工作室的地板和牆面作畫，它們的形狀都不太一樣。我的靈感來自於人類是如何著迷於繪畫與圖像的意義討論。當一個人沒辦法從圖像表達太多的時候，我會感到困擾。所以我想到迷宮。當人們遇到那樣的形狀的時候，他們會很主動地立刻參與這樣的視覺遊戲，而不是試圖去分析它的意義。這就是我感到興趣的。

Q：你如何連結「迷宮」與「數據戰爭」？

徐渠：我其實並沒有試著要將它們連結，人們只知道他們是我創作的很大一部分。他們在技術還有概念上相似，我也在思考該如何創造一些衝突和問題，或透過一個獨一無二的方向去引導觀眾。這些都是我的意圖。

Q：迷宮是自史前就有的一種普遍形狀。在希臘，這意味著「很難被找到的封閉建築」。它是繪畫的隱喻嗎？

徐渠：的確如此，但不要忘記，是人類設計了這些東西。繪畫的轉變不也一樣嗎？

Q：如今，「迷宮」一詞是指一個複雜的組織、一個具體的組織（建築、城市主義、花園、景觀...）或抽象的（結構、思維方式...），你可能會迷失自己。這是我們全球數位世界的當代標誌嗎？

徐渠：我認為很難用少許作品來代表這個世界，它更多地是關於個人感知的呈現。我確實喜歡利用簡單的元素來表達我的觀點，也許這個世界太複雜了。你才剛找到入口，就已經在尋找出口了。

Q：你的「迷宮」系列中的某些繪畫是用相同的迷宮形狀製作的，只有顏色不同。觀者的視線可以說是被「鬆開」，就像迷宮似乎在繪畫上繼續延伸，就像是無限的圖像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我們似乎無法擺脫它。這對我們的思想體系意味著什麼？

徐渠：重複和層次顯示出我們的相同性。個體之間存在差異，但差異不大。簡而言之，你喜歡綠色，他喜歡紅色，但是沒有內在的區別。理解了這一點之後，我們也許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。

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Q：該系列不僅涉及抽象和圖形化，而且還產生了動力學效果。您與 1960 年代發展的動力藝術或歐普藝術和感官藝術有什麼關係？

徐渠：我一直對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藝術運動感到畏懼。我希望能超越我在書中所得到的內容來理解它們，並與它們的起源保持聯繫。它們是構成我作品的一部份，是藝術運動在其中的層次與融入。

Q：最近，「迷宮」作品已成為雙重圖像，例如鏡子和 3D 版本。你想達到什麼目標？

徐渠：這是視覺上的挑戰。我設想了兩幅相反的迷宮畫，然後思考觀看者的位置。當我們面對這副鏡像時，眼睛會引導我們進入。無論如何，我希望不斷變化，不要失去任何可能性。

Q：你如何展望未來？

徐渠：按照我自己的計劃。